最後的使命

1

流逝的時間該用甚麼來論價?虛耗的青春?老態龍鍾的身軀?還是嘟囔了個幾句，又照例的隨波逐流下去?

余警官的左肩膀被一陣劇痛咬住了，隨著關節退化的速度加快，似乎間隔發作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像肌肉黏呼呼地與筋骨無法分離，而感受到歲月疲憊了，與生命一起並肩、越靠越近、人老了就與命運合而為一。

忍痛的轉了幾下肩膀、一點點舒緩但仍舊發酸，抬頭一望、整個辦公室到了交班的時刻，總是倦怠的情緒壟罩著，對自己這種行將退休的人而言，這不過是例行的告別式而已。

剛走到門外、一聲:「余哥、有電話找你!」

余星雨厭煩的說:「就說我已經離開了、請他明天再打來?」

還是菜鳥的王建華為難的說:「可是他說他是徐長春、你一定不會忘記?」

聽到這個久違的名字、余星雨不自覺得停下腳步:「咳!」

嘆了口氣，往回走。肩膀的痠痛突的冒犯著平靜的心情。

「我是余星雨!徐先生、好久沒接到你的電話了。」

「別告訴我、你忘了今年是第幾年了?」

這句話將余星雨一下子引入沉默、帶回到那幽暗的時光隧道、他想都不必想的就回答:「29年9個月。」

突然間另外一方就傳來一陣老邁、嗚嗚的啜泣:「快30年了，再過3個月、那名殺人兇手就要逍遙法外了、難道你真的無動於衷?」

老余想著再一個月他就要退休了、他就要到南投過他的退休生活了。沒錯、29年前的徐長春的女兒、徐巧玲的命案一直是他刑警生涯的一項遺憾。

「老徐!該查的都查過了、所有可以給你知道的資料，我也都讓你過目了，我很遺憾、但是我不知

道還可以做些甚麼?漏掉了甚麼?」

「余警官、我知道妳為了這個案子也是鞠躬盡瘁，我也不會對你有怨言，但是求求你，就剩三個月的期限了，你能不能再試一次?」

呂余的左肩膀突然間疼痛得激烈了、延伸到左前胸、似乎有個人坐到心臟上，壓得喘不過氣來'原本左手拿著電話變成千斤般沉重、他緩緩地用右手接過電話、癱著左手卻無力思考、一句簡單的婉拒也說不出。

電話那頭的聲音已經變得遙遠、努力地想找回失去將近三十年的時間:「余警官、快30年了，我沒有一天睡過好覺、今年來我已經夢不到巧玲了，我已經想不起來她的模樣?我想她是不是覺得我遺忘了她?」

老余看著菜鳥的王建華、他一臉不解、擔心的模樣、是不是在想我心臟病發作了?

「我知道你為了我女兒的這個案子付出過多少個不眠不休的日子?我只能求求你、再從頭翻一翻檔案的資料，只要你在看過一遍，然後你告訴我無能為力了，我也能接受!」

老余不得不嘆了口氣、而這一嘆氣似乎把胸中的淤氣都給推了出去，於是他轉了轉肩膀，已經毫無窒礙的感覺了:「好吧!我答應你。可是我希望你不要抱太大期望、以免、、、」

「謝謝你!我懂。」

嘟的一聲、一切復歸沉寂、背後一片濕淋淋的、老余望著窗外、陰雨綿綿、已經連下了一個禮拜的梅雨、完全沒有要休止的跡象。

他轉過頭來、對著菜鳥說:「你想不想跟我一起辦一個案子?」

「我?、、、可是小隊長那邊?」

「他那邊、我幫你去說、只問你想不想跟著我?反正幾天的時間，或許看一看也沒甚麼可以做的?我只是或許以一個新的角度去查查看。」老余心裡頭還蠻喜歡這個年輕人。他有一項特質跟自己蠻像的。

「好啊!我求之不得，能跟老前輩一起學習是我的榮幸。」

「別拍馬屁了、就走吧!」

老余深呼吸了一口氣，許久不見的追兇氣節，再次給了這個老警探鼓起餘勇、他逕自的門外走去。

菜鳥沒看見過這個老警探這麼輕快的腳步:「老前輩、我們這次是要偵辦甚麼案子啊?」

老余回答的聲音在迴廊間徘徊著:「一個將近30年的殺人案!」

「啊!那不是比我還老?」

地下室的階梯傳來一前一後的腳步聲，彷彿走在時光走廊的幽暗秘境裡。

2

地下室的這間檔案室已經乏人問津很久了、自從實施全面電腦化後，這些個舊檔案裡的資料照理說該焚毀掉了。唯有一些尚未破案的檔案、不知道是遠見?還是公務部門的怠惰?還是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陳年的冤情?反正它們就是留下來了。

距離上一次下來翻看這個檔案又多久的時間了?老余想了一下、決定放棄了這個想法、無數個挫敗的夜晚，是自己最不想去面對的。

哪個刑警手頭上沒有未破案的例子?尤其是在那個DNA還未發明的年代，指紋、血型、下手行兇的手法、才是偵辦的手段。

菜鳥聞著地下室裡的瘴氣、那股紙張、塑膠味、濕黏黏的混雜味，讓他鼻子發癢、他拿出面紙努力的阻止打噴嚏的過敏反應。

老余熟手熟腳的在三夾板製成的鋁架上、輕易的就找到那份再熟悉不過的檔案，然後看也不看的交給菜鳥:「走吧!」

在剛要跨出房門前，老余回頭再看一眼檔案室，做最後一次回顧。

菜鳥很猶豫的問:「前輩?」

「想問甚麼就說吧!」

「我聽說前輩是破案率最高的刑警、為什麼前輩一直都留在這裡?、、、」

「你是想問我為什麼幹了一輩子的刑警、卻還只是2毛2的重案組的刑警?」

菜鳥很尷尬的紅著臉。

「我問你為什麼要做警察?」

「甚麼?菜鳥沒想到前輩會問這麼ABC的標準題目、於是像背書一樣的回答:「維護法紀 、

維持治安 、防止及偵破罪案、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老余笑著制止:「我不是問你這些信條、我是想問你為何想當一個沒有固定上下班的血汗工作、甚至於不惜冒著生命威脅與那些玩命之徒周旋?」

菜鳥的語氣中透著一股無奈而堅決:「我在國中時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他因為長得很俊美、內心很善良，有一次他被幾個惡霸的學長羞辱，當眾將他的褲子脫下來，一時之間羞愧難當，我還來不及阻止，他就縱身從四樓跳下，我親眼看著我最要好的朋友、從我面前葬送美麗的靈魂，我有著無限的懊悔，所以我立志當一個警察，要保護那些弱小、善良的生命。」

老余拍了拍菜鳥的肩膀:「我相信你的朋友會知道你的心意。」

「那前輩呢?你又是為什麼要當警察?」

「我啊?我跟你不一樣，我是誤打誤撞的進了這一行，小時候家裡窮，好不容易讓我唸完高中，大學聯考成績公布，我也上了好幾所大學的法律系，但是警大免學費、還有公費可以拿，所以我就只好念警大囉!」

「聽說前輩有很多次升官的機會都拒絕了?我想知道前輩為什麼不往更高層發展?」

「我只對追捕那些邪惡的罪犯有興趣，要我坐辦公桌?我是勞碌命啊!」

菜鳥知道前輩輕描淡寫的說法、其實內心一定是要與那些作奸犯科的歹徒周旋到底的意志。那是一種熱愛工作的高貴情操。

老余的眼光挪著菜鳥手上的那份卷宗:「你好好的拿回去研究一下，明天早上再告訴我、你有些甚麼樣的想法?」

「那前輩不看嗎?」

「我已經翻了上百回恐怕都不止了，我想聽聽你的看法，或許你比我還要靈光、看得出一些我忽略的細節。」

老余揮了揮手、走向自己的那台老TOYOTA，臨上車前轉身向菜鳥說:「暫時別向任何人透漏你在調查些甚麼?」

菜鳥到了嘴邊的問題又給吞了回去、他想問的是:「為什麼要對一個塵封這麼多年的懸案重啟調查呢?」

老余的車緩緩地爬上地下室停車場的斜坡、外頭已是陰雨加上夜晚降臨的時刻。

3

王建華拎著檔案夾回到租屋處，有股衝動想立即打開這件懸案的所有跡證，一探這件無解的兇案，究竟有何玄機?連前輩都無法參透的癥結何在?

深呼吸了一口氣，王建華第一個動作卻是拆開剛在麥當勞買的紙包裝，書桌上的便利貼也早已隨侍在旁、狂咬一大口漢堡後，第一章映入眼簾的是年輕的死者張大著眼睛的照片:「是驚訝?還是被突然其來的暴力給驚駭住了?還是一種茫然?

死者癱軟在辦公室的座椅上，卻是背向著桌面，她所坐的是一張高靠背的皮製椅座、王建華在便利貼上寫下:「高檔座椅?」

他翻了下解剖報告:死者疑似被一種锥狀型尖銳物刺入心臟、導致心臟缺氧而死亡。王建華又寫下第二張:「大量血液流失?兇嫌應有被噴出的血液沾染衣物?兇嫌熟知身體構造?」

死亡時間:由於是冬天夜晚，屍體第二日才被同事發現、經過法醫解剖發現已經發生屍僵的現象，經過肝溫測量約在25度左右，由於正值冬天，以每小時體溫下降一度來加以判斷、死亡時間約為晚間8點到10點左右。

王建華又加上一筆:「加班?死者平日的加班平率為何?誰命其加班?如不是加班、又為何留置公司?或是打算與誰見面?」

人際關係:死者為一獨生女、剛進公司未滿一年、平日與另一位女同事蘇淑慧較為親近、有一男友、從大學起就在一起、由於男友任職五金貿易公司，案發時人正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螺絲展。

王建華看著便利貼、卻只是無意識的畫圈圈、、、最後勉強加上:「公司男同事?」

接著讀起環境報告:現場門鎖有磨損跡象，但經過清點後、並沒有財物損失、包括死者的錢包裡的現金也沒有遭竊、、、

王建華的比停頓在第五章便利貼上、、、然後寫上:「有竊賊侵入跡象去沒有相關財務損失?是有人故布疑陣?還是竊賊形跡敗露而臨時起意動手殺人?」

王建華想起犯罪時的教授在課堂上、曾經開宗明義地說:「不論殺人兇手有多少態樣?但行兇的動機不外:仇殺、情殺、財殺。」

王建華意識到了為何這一件案子為何成為多年未破的懸案:「沒有明顯的行兇動機、沒有足夠的錢財誘因?沒有足以憎恨的對象?」

不知不覺中夜色已深、王建華的心中一片迷霧、在晦暗的夜裡連霧色也抹上幽暗的黑，起身在斗大的客廳裡晃著、不曉得余哥曾在多少個夜裡探索過?隔著一公尺遠的距離、他凝視著死者那雙迷離的大眼、當那奪命的瞬間時、她是否驚覺死亡竟是如此冰冷?毫無人性的憐憫?當死亡吻上她那逐漸失溫的雙唇時，她是否如此的不甘心?

王建華闔上卷宗、這是自己這短短兩年的刑警生涯所面臨的第一次命案、沒想到心中湧起的是對死者的命運、有著深切的悲意，但同時升起一股從未有過的怒火，對那奪人性命的兇嫌、如此濫殺無辜的手段，雙眼噙著火燒似的淚水、他似乎能明白余哥為何會如此對於追捕歹徒付出無限的血汗。原來追求正義是如此悲壯的情懷、看著窗外點點燈火、王建華已等不及白日的來臨。

4

一早天微光、王建華拖著腳步、心事重重的走進偵一隊的辦公室，沒查覺到電燈早已開著，前輩炯炯有神的眼光正對著自己，還伸出手來:「卷宗呢?」

王建華教過卷宗後:「前輩甚麼時候來的?」

只見余哥將便利貼一張張撕下來，然後看了幾眼:「你就觀察到這些?」

王建華搔了搔腦袋瓜:「前輩、這個案子透漏著這麼古怪的氣氛，我實在想不到行兇的動機是甚麼?」

「你知道預謀殺人跟臨時起意殺人有甚麼不同?」

王建華進偵一隊這兩年也財偵辦過4起殺人案件，而且都是因為債務糾紛才動念殺人報復，但犯罪學裡談到的殺人動機裡，多以主觀犯意為主，於是他想了一下:「犯意的重大程度不同，預謀殺人者有強烈非置對方於死地不可，而臨時起意者以非故意者居多。」

余哥以一種幾乎無法察覺的神情，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見:「預謀殺人者幾乎都是笨蛋，而臨時起意者都是精神有毛病的可憐蟲。」

王建華張大眼、發楞的神情像是第一次上學的小學生。他無法理解前輩這種幾乎是情緒性的字眼，如何跟嚴肅的犯罪偵防連在一起。

余哥站起來、拿起披在椅背上的外套:「走吧!陪我一起去找徐老先生吧!路上我再說給你聽。」

王建華一整晚都被這個懸案困擾著，原本已經打結的思緒、被前輩的問題如同烏雲罩頂般、凝成厚重的雲層、只要一道閃電來襲，想必是一場傾盆大雨，菜鳥此刻疑雲重重，真希望前輩趕緊說個清楚。

車子一路直上羅斯福路，陸陸續續的上班人潮，城市之聲隨著喧囂的吵雜而起，但前輩的聲音卻異常清晰:「那些個預謀殺人犯以為自己經過精心盤算，可以不漏半絲痕跡，心存僥倖的結果，卻是禁不起人性的考驗，無論是為財、仇、情，所困，只要一查起動機的所在，所有精心布局的結果都是無所遁形。」

「至於那些臨時起意者，根本就是積怨許久，在情緒失控下，一時鑄成大錯、哪有想到事後的結果?往往都還沒開始偵辦就自投羅網了。」

王建華心底有些不服氣:「那這個案子呢?」

余哥心有戚戚焉:「我就是弄不懂兇嫌到底是臨時起意呢還是預謀殺人?」

王建華知道前輩不是信口開河:「難道前輩還有別的看法?」

「你有沒有看到鑑識組的報告?」

王建華看了完整的報告好幾回了:「是不是現場有一些很淡的血腳印?」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血腳印的距離有多少?」

王建華恍然大悟的說:「那些很淡的血腳印離門口越近、則距離加大?」

余哥第一次露出笑容:「那是在事發後、有人在現場逗留過的跡象。」

「你得意思是說、或許有人在現場發現殺人案後，匆忙地離開?」

「沒錯!而且我敢斷定那個人並非兇手，而是無意間來到命案現場，發現屍體後，立即匆忙離開。」

「那是誰呢?」

「我也問了自己快30年了!我也很想知道他是誰?」

車子來到景美附近，在快靠近考試院時，右轉進入一個寂靜的小型社區，靜謐的氣氛與剛才喧鬧的市區已經大相徑庭，兩人以著沉靜的步伐，走訪那亡靈的家。

5

米白色的瓷磚在時間的浸染下、間縫已經是斑駁的水泥脆化成了粉塵，在腳步聲的踢達下幾乎隨風而漂泊在清晨的冷風裡。

徐長春已經開好門等候著，余哥已經好久沒走進這塊淒風凜凜的屋子，他走過老徐的身旁不禁輕拍著他的肩膀、早已經沒有語言可以賦予這種喪女之痛的問候。

窗明几淨的客廳更顯得主人有股不可親近的感覺，王建華也只是微點著頭，靜靜地落坐在余哥的身旁。

「這位是我們偵一隊的刑警叫王建華，我昨天拉他進來看看這個案子、想知道他有沒有甚麼新的看法?

徐長春看了王建華一眼:「王警官真是年輕有為，既然余警官這麼看重你，不曉得你有甚麼看法?」

王建華的喉嚨一下子變得乾澀，他沒想到余哥竟然一開口就把自己推到最前線:「不敢當!只是這個案子既然能夠塵封將近三十年，想必有它複雜的原因，我不敢隨意猜測，只是、、、」

余哥看著徐長春:「我們兩個老傢伙想了快半輩子了，你有甚麼看法盡管說，我們洗耳恭聽。」

王建華更頭大了、余哥這是玩哪一齣戲啊?王建華只好豁出去的說:「不曉得徐老先生知不知道徐小姐坐的那張辦公椅是她自己買的嗎?」

徐長春啊!的一聲，好像這個問題有甚麼關聯?然後搖搖頭。

「我有注意到你的便利貼上的這個問題，說實話我一直沒注意到這個問題。」余哥露出興味盎然的模樣。

王建華摸了摸客廳的藤製坐椅:「現場的照片裡我發覺徐小姐的坐位很奇特，因為整個辦公室裡都是低矮的靠背椅，唯獨她的高靠背坐椅顯得很突兀，我想在那個年代，一般公司應該不會提供那麼高檔的坐椅給員工，除非徐小姐自己出錢購買，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徐長春一臉疑惑地說:「難道你認為是有人特地提供給她的?為什麼?」

王建華望著余哥，畢竟當年他一定見過那張椅子。

余哥被這個問題也困惑了:「我承認當時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內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如今聽你這麼一說，倒是頗啟人疑竇。」

徐長春頗感為難的說:「這個問題該去問誰?而這個問題又跟這個案子有甚麼關聯?」

余哥拍了拍王建華的膝蓋:「這個問題只需要問兩個人，一個是當時的男朋友、另一個是她的老闆。」

徐長春只得點點頭:「你曾經提過的那個血腳印呢?」

王建華接著說:「大門上的鑰匙孔也有輕微的被強行插入的現象，我認為這兩者可能有關連。」

余哥嘆了口氣:「當年我問過偵四隊專責竊盜罪的警官，有沒有在轄區內的慣竊有嫌疑、經過調查結果顯示沒有辦法確認是哪個慣竊去過現場。所以至今也只能停留在猜想的階段。」

「真的很可惜，如果真的查得到這個人，他應該是第一個發現命案現場的人。」

「沒錯!」余哥接著說:「當年報案的是隔天上班時、第一個到辦公室的同事。當時她驚嚇得差點說不出話來。」

「要找出這個竊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建華心裡又一突想:「萬一不是所謂的竊賊而是另有他人呢?」

余哥搖搖頭:「一定是想偷竊的人，因為當年我詢問過所有相關的人，他們都有不在場的證明，而且如果是辦公室的熟人，他們都有鑰匙要打開房門輕而易舉，又怎麼會有鑰匙孔上的凌亂痕跡?」

「余哥的意思是竊賊無意間侵入到屋內，然後撞見一具屍體，又因為自己的身分不敢曝光，於是索性裝聾作啞?我在想:又或者、會不會是兇嫌故佈疑陣，假裝有外人侵入、然後因為被死者發現而痛下殺機?」

余哥顯然也被這個問題困擾了幾十年，要說是故佈疑陣，當年所有認識死者的人都經過再三詢問，都已被排除在外，至於那名可能的竊賊的身分也一直無法證實。

「余哥、我能不能請教一個專業的問題?一個慣竊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打開那道鎖?」

「這個問題我問過專家、約只要兩到三分鐘的時間。」

「那麼表面呢?我看過鑑識組的照片，如果是慣竊所為，以他的能力會把鑰匙孔的表面刮花呈那個樣子嗎?」

這一問，余哥顯得有點動搖，而徐長春則面露悽苦的笑容:「那要上哪去找?」

余哥一會兒又恢復堅定的語氣:「當年我有比對過那個血腳印，那個血腳印的尺寸偏小，如果是男的則他的身高不超過165'如果是女的則她的腳要相當大。而且那個步距不是一般女孩子能辦得到距離。」

王建華陷入苦思、畢竟證據顯示確有外人侵入的現象。

還是余哥老謀深算:「我看唯一的解釋就是那個竊賊是個剛出道的小愣子，所以當年偵四隊的警官才沒有找到符合的對象。」

王建華也相信余哥的判斷，但事隔將近三十年要去找這一個隱匿了這麼久的小偷又談何容易呢?

兩人驅車離去時、徐長春殷殷的望著他們離去的目光，一直深烙在他們的心理。

6

王建華回到辦公室後，便一股腦地在google上找生產家具的製造商，當問起類似那張高靠背坐椅的價錢時，都得到莫衷一是的答案，於是轉念一想、用手機拍下椅子的照片，看著余哥講著手機、於是比了個 手勢表示外出，余哥比了一的手勢，王建華點點頭，走向停車場取車。

來到南昌街、這夙有家具街稱號的附近，王建華找了家看起來開店最久的一家，騎樓上幾個工人正忙著上一組沙發，王建華問起老闆在嗎?工人指著身旁一位穿著polo衫的中年男子。

王建華先是掏出警徽、表示要問幾個問題，老闆還以為是自己占用公共走道的問題，表示馬上就會撤離，王建華笑著說他不是來取締的，是有重大命案的相關問題來請教。

老闆連忙招呼王建華到辦公室，神情約略有些緊張，王建華跟余哥還有約在身，於是單刀直入地掏出手機，問老闆類似這樣的坐椅如果是三十年前的售價為何?

老闆顯然是被兇案照片給嚇到了，連忙喝了口茶，定神後才又仔細看了那張死者背後的坐椅，顯得有點為難的說:「這種椅子的價位高低差很大，從5000元到50000元都有可能?」

王建華只想知道這張坐椅在當年是否很普及?

老闆笑了說:「這種椅子以前叫做董事長椅，一班的公司行號，通常都買椅背高度低很多的人造纖維材質的坐椅，只有老闆級的人物，才會選擇這種椅背較高、因為它可以充分伸展背部，坐起來很舒適、若是氣派些的、材質選用小牛皮的話、一把上看3-4萬，如果選用人造皮的，大概7-8千元一把。」

「你的意思是指一班職員不會選用這種坐椅作為公司標準配備?」

老闆忍不住笑了出來:「怎麼可能!當老闆的省錢都來不及了、何況除了價錢考量之外，大都是做為身分識別之用，老闆嘛!都希望看起來氣派些。」

「三十年前買的人多嗎?」

老闆用一種緬懷的口氣說:「民國80年、那時候台幣是最強勢的年代，你聽過台灣錢淹腳目嗎?指的就是那個時候，台幣兌一美元約在26元左右，那時候我正年輕、老爸開這家店的時候，生意好得不得了，很多老闆都是買高檔的真皮座椅，一把3、4萬塊的椅子，一天可以賣上5、6把。」

「那依你判斷這把椅子呢?」

「這照片隱約的呈現光澤，跟一些細部皺褶來看、應該是一把小牛皮的椅子。當然啦!那時候的人造皮技術還很拙劣、細看之下還是很容易判斷。」

王建華陷入一陣長考:「答案呼之欲出，是誰買這張椅子的答案應該很清楚了。」

他謝過老闆後、趕緊趕回辦公室，恐怕當時有人隱瞞了一段重大的關係?而這對於案情的影響呢?王建華需要更進一步的得到證實。

才剛回到辦公室卻發現余哥不在座位上、王建華藉著翻閱卷宗的同時，剛才覺得重大發現的振奮感也逐漸冷靜下來。

在卷宗的記載裡，與死者關係最密切的同事趙麗麗、在被詢問死者在生前的這一段時間、有無特殊的情緒起落或是透露出有感情上的困擾等、、、她回答指稱:「死者與其男友的關係很穩定，但死者偶爾會抱怨男友經常出差、而且有大男人傾向、還愛賴在家裡、、、」

但問至死者有無些許不同於以往的轉變?她則反問甚麼樣的情形叫做轉變?在支吾其辭一陣子後、她突然透漏:「死者在生前一段時間每到下班時刻、就會立刻消失不見人影，以致於當她發現死者陳屍於夜間下班後的時段，也頗感訝異。」

王建華剛抬起頭、就看見余哥在窗外揮著手、顯然是要他跟上、出發到某個地方?

他才剛走到余哥身邊、余哥就問起:「剛才在想些甚麼?」

他把家具店的老闆說過的情況及結論分析給了余哥聽、余哥顯然很重視這項發現，他承認當時死者的老闆因為當晚出席一項尾牙餐會，有很多人見證他的現身、這足以提供強烈不在場的證明。

但顯然他沒有交代他與死者之間可能的曖昧關係，但這項佐證只能指出死者的老闆於男女之間的關係處裡有瑕疵、卻無法與命案的本身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余哥也向菜鳥表達他的欣賞之意、畢竟菜鳥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就能找到所有人都忽略的情節。

但余哥同時也表示出、需要更加明顯的證據，才能找出死者的老闆是出於死者為大的好意?還是有其他不欲為人知的意圖?

王建華突然想到:「那老闆娘呢?她是否知情?」

余哥回想了一下:「當時他前去老闆家辦訪時有碰到她、當時的她已經懷有身孕，而且由於死者進公司未滿一年、所以兩人從未謀面過。

而這點後來經過查證:老闆娘平常從未進公司、除了公司的尾牙宴外、所以她的說法很合理。

王建華也未再追問下去、邊走向停車場時、才問余哥:「現在要去哪?」

余哥露出神秘的笑容:「我帶你去見一位傳奇性的人物。或許他可以幫我們解答一些疑惑。」

王建華謹慎地跟在余哥的身邊，自從接觸這個案子後，王建華的心智似乎在一夜之間成長了。

這才發現原來在人性的藩籬裡、盤根錯結著許多的本性、慾望、貪念、與愛憎，一旦人性的那道高牆在許多如同致命的私慾瘟疫侵襲下，隨時都有頹圮、倒塌的可能。

8

車子開進桃園看守所的停車場，廣場前的人潮大多帶著哀戚的面容，手上提著大包、小包的吃食或是日用品，有些人的眼眶還泛著紅腫，探監的過程煎熬著一窗的想念，無論窗前或是窗後的人影，無奈的日子將一直啃噬著到解放自由的那一刻。

余哥早已報好特別面會的安排，沒多久一位穿著灰色囚服的老人家、在獄警的戒護之下、隔著玻璃窗坐下。

余哥示意拿起通話器，只見那位老人家慢條斯理地拿起通話器對望著。

余哥開口說:「請節哀!」

老人家接近七十歲了、只是點點頭、不發一語。

余哥緩緩地看著老人家肅穆的神情:「今天來探望孫哥、是有件事想請你幫忙。」

「我已經離開台灣20年了、早跟這個圈子斷絕關係，不曉得長官還有甚麼要指教的?」

「孫哥的輩分是祖師爺級的、我不是針對孫哥的案子來的，只是想藉問孫哥還在台灣時，有沒有哪一個徒子、徒孫在大安、文山區走跳的?」

老人家不曉得這個問題所為何來?目光中有點迷離:「在我離開台灣之前、我就不再收任何徒弟了，說句老實話、江湖早就沒有倫理了，現在的小鬼隨便上個網，自己練習開個鎖，勤奮點的買幾個鈴鐺掛在口袋裡，練習到可以取物鈴鐺不響，就開始下海了。」

「我知道孫哥自己有個班底，我問過了，他們早就各立山頭，我只是有個陳年的老案子，你放心、依據我的判斷、那個預備下手的竊犯並沒有涉及命案，而是無意間撞見命案的現場，然後倉皇的逃離了，我找了他快三十年了，如果孫哥幫得上忙，我保證你這次回鄉參加母親的葬禮這件事，一定幫忙到底。」

孫哥有點動容、但是那股江湖道義仍讓他猶豫:「我先說聲謝了、關於葬禮的事、我提出合法申請、想必也不致刁難於我，但是要我當個抓耙仔、這點請恕我難以從命。」

余哥拿出手機，打開徐巧玲慘死的模樣貼在玻璃上:「請孫哥看看、這樣荳蔻年華的女孩、莫名其妙的玉殞香消、難道孫哥不會動容?」

接著換成徐長春面容枯槁的模樣:「這是死者父親的模樣，將近三十年了，他日夜思念他苦命的女

兒，你看看他這種喪女之痛把他折磨成甚麼樣子?這次孫哥回台也是為了弔唁母喪，難道你不能將心比心?替這位可憐的老人家主持公道?」

孫哥的眼眶微潤著、他有點結巴的說:「真的、不是侵入、那個房子的傢伙、幹的命案?、、、」

「我保證絕對不是他，兇手另有其人，但是他或許看到了些甚麼?讓他可以提供給我們、作為破案的一線曙光。」

孫哥隨手擦拭掉淚光、然後吐了一口氣:「有一個孩子還不滿18歲，因為個子小、常被欺負，我看他長得眉清目秀的，而且天生一雙巧手，於是交給了他幾招，後來不曉得為什麼突然就消失不見了，我當時還以為他吃不了苦，心腸不夠狠，改過向善了，所以我也不以為意，經你這麼一提起，時間點上滿接近的。我想、、、」

余哥忍不住打斷他的話:「他叫甚麼名字?你有沒有他的詳細資料?」

孫哥深深地嘆了口氣:「我是同樣在這個看守所碰見他的，當時他還在少年感化院，有一次他被人欺負送到醫護所，我剛好在裡面當差，看他可憐、於是就伸手拉了他一把、我想想、、、我都叫他小李子、本名好像是叫、、、對了、叫李方達、沒錯、就叫這個名字。」

余哥喜不自勝的說:「我待會兒就去查資料，孫哥放心，我剛才答應你的事，一定盡力去辦。」

孫哥又是點頭、又是搖搖頭，思緒到處飄搖、掛上通話器後，蹣跚的走向看守所的重重深處。

王建華到了此刻總算說了:「余哥真是高招，打動人心，得到這麼寶貴的資訊。」

余哥點點頭:「雖然人們常說、世風日下、世態炎涼，但是唯獨一樣不破、就是人心。只要掌握人心、才是顛簸不破的真理。」

9

由於桃園看守所兼辦有少年觀護所，余哥拜訪所內承辦業務的相關人員，很快地取得李方達在監時的資料，查到資料上的地址，但一問之下，發覺那是一個寄養家庭。

余哥不敢寄望太深，但是至少是一個起點，於是驅車趕往該寄養家庭的地址。

還好的是當初這個寄養家庭的家長是一個公務員，很可能還可以找得到人。

從中正橋下到永和、來到中山路交叉路口，余哥示意保福路一段就在附近，於是負責開車的王建

華專心地找停車地點，終於在一家飯店旁找到一處停車場。

google標示著詳細的所在地位置，兩人按圖索驥找到了一條狹小巷弄裡的五樓公寓。

看著公寓的外觀至少有幾十年的感覺，余哥按著三樓的對講機:「我是警察、麻煩請開門。」

大門應聲開啟、一踏入大門內，傳來鐵門打開的聲音，兩人帶著期待的心情逐階而上、到了三樓房門前、一位年約六十幾歲的婦人站在門邊等候。

余哥掏出證件、婦人請兩位刑警入內，顯然態度習以為常。

余哥謝絕喝茶的提議迫不及待地表示:「請問您擔任寄養家庭的時間有多久了?」

那位婦人微笑的表示:「超過30年了，但自從超過法定的65歲限制以後、加上先生這幾年罹患帕金森氏症後，就沒再收容過小朋友了。」

余哥一聽充滿希望的問:「那請教將近30年前您收養過一個小孩子叫李方達的、您是否還有印象?」

「小李子?有啊!我還記得，雖然時間不長，但是他給人的印象很深刻。」

「可惜不曉得為什麼有一天晚上就突然消失了?我老公還急得向派出所報案，如果不是你今天提起，我都快忘了這件事呢!」

這可不妙!余哥望了王建華一眼，接著由王建華問說:「您剛才說您對他印象深刻，是甚麼樣的事情讓您感覺如此呢?」

那位婦人帶點感傷的說:「其實小李子本性不錯，可惜很沒有安全感，睡覺時都要開著燈，有的時候半夜睡不著還會跑到客廳，靜靜地等到天亮。這也難怪、他的原生家庭問題也多、小孩子送到我這裡時快到17歲，還進過少年感化院，寄養家庭也不知道換過多少個了，但就是緣分吧!他是我們家庭的第一個收養對象，我老公的個性很敦厚、很有愛心，總算他也適應下來了。」

「您知道他為什麼會突然離家出走呢?」

「我跟我老公也想了很久?大概是他快成年了，又不愛讀書，有時候我老公會擔心他未來的發展，會希望他有能力照顧他自己，總會問他將來有甚麼打算?」

「求好心切吧!這總是難免，寄養家庭的責任重大，您跟您先生很了不起，付出這麼大的愛心。」余哥說到這裡、將上半身往前傾、像是不經意地問道:「後來他離開後都沒再跟您連絡過嗎?」

婦人很警覺的問:「自從那一晚離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你這麼問、莫非他惹了甚麼麻煩?」

余哥把音量放低了些:「我們只是有些事情想找他澄清?」

婦人知道警察上門往往會有避重就輕的說法、想起小李子不曉得惹了甚麼大麻煩，忍不住地位小李子抱屈:「澄清?澄清甚麼?像他那樣的小孩子從來沒有過公平的機會，一個破碎的家庭、等待他

的是一個不友善的社會、一出了事、馬上就被貼上標籤、就有像今天警察登門的情況等著他，難道這個社會就不能放過這些孩子嗎?」

王建華看了眼余哥、見他露出尷尬的神情於是他大膽地說:「其實我們警方一直致力於良好的秩序及寧靜的社會、而維持法律的平等性更是努力的方向。」

余哥似乎鼓勵他繼續說下去:「警方這一次尋找李方達的下落，並不是針對他有何罪行的指控?而是他有可能目睹一樁不幸的命案，我們正努力地尋求他的協助。」

婦人打量著余哥、終於放下心防:「你說的命案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余哥在拿出手機之前、先說:「我給你看的照片可能會引起你不舒服的反應。」他將手機的畫面滑到命案現場的照片:「我們正在找尋這件命案的潛在目擊者，而根據我們的線報，李方達有可能在命案發生後，才進入到屋內。」

婦人一看到照片、眉目一皺:「小李子不可能犯下這種喪心病狂的惡行。」

「警方的鑑識報告也支持這樣的看法，但是李方達究竟知道多少當時的情況，這個對於案情的突破或許有很大的幫助。」

婦人嘆了口氣:「但是我說過了，自從那晚他離開後，我們就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離開永和後、換成余哥開車、他邊開車邊說道:「回隊裡後、你先按照李方達的案底資料去查，即便是發佈八號分機也在所不惜，從剛才的談話中，李方達當晚出現在命案現場是無庸置疑的事實，我們得盡早找到他，問他到底那天他看到了些甚麼?」

王建華知道所謂的八號分機指的是警察局的中央通報系統、只要指令一下達、全台的警察均會動員起來、想必李方達很快就會被找到。但王建華心裡想的卻是:「萬一李方達只是看見兇案的發生，以他當時的年紀，他除了落荒而逃、他還知道些甚麼呢?而如果兇手還在現場、那他也一定知道有人侵入現場，難道兇手不會先下手為強嗎?」

王建華頓時間覺得過去三十年的時間，究竟錯過了多少次破案的時機?而這一次與追訴期間的競賽還來得及嗎?

10

王建華反覆在筆錄上來回推敲，余哥當年的筆記非常的翔實、但在王建華的心底卻隱隱地感到有一份失落的情緒，這一股情緒不是建立在否定余哥的實事求是上頭、而是少了一份人味。

像一份精確的報告書，但是證人在回答問題上的任何情緒性的反應，卻也理所當然的隻字未提、這雖然也是為了排除個人主觀的意見，以免失之公允、但在最後的報告結論上、卻也完全排除偵

訊者在場的第一手直覺反應，而人類的直覺卻是在解讀人性上一項特殊而有效的殺傷武器，特別是對余哥這種極富洞察力的分析者而言。

譬如在不在場的證明上，余哥竭盡所能地找出有無疏漏之處?也再三確認過所有的證詞，接著再一一排除，直到確證沒有一位是足以列為兇嫌的可能。

在動機的推敲上，一位剛步出校園才2、年的女孩子，在單純的社交圈裡怎有樹敵的可能?

財殺的可能性也極低，除了可能的竊賊因行竊失風而痛下殺機的可能性，也已在竊賊的身分曝光下遭到排除。

剩下情殺?王建華翻開筆錄、當初他的男友人在拉斯維加斯，而且兩人情感熟稔、而男友因熱衷於事業，也沒有第三者的可能。

王建華仔細的看完筆錄，完全能明白為何這麼多年來，卻始終無法突破的原因?

因為死者的死因完全是匪夷所思的、者不出合理的動機?甚至連凶器也無法斷定?

一條冤死的人命隨著追訴期限的逼近，將化為永久的灰燼。

這段翻閱卷宗的期間、他跟余哥都在等待中央通報系統的搜尋結果。

突然間余哥站了起來，王建華也隨著起身，余哥轉身問說:「你知道我要去哪嗎?」

王建華心有靈犀的說:「死者的老闆。」

余哥邊走邊說:「你這小子有前途。」

王建華說:「你知道他現在人在哪?」

「這傢伙開了家生技公司，這幾十年生意做得不錯，我每年都會盯著他的行蹤，雖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涉案?不過這傢伙的心眼很多、雖然當年他的不在場證明無懈可擊，可是我就是信不過他。

「特別是在那張椅子上的問題對吧!」王建華在跨入車內時，試探了一下余哥的想法。

「就是那張鬼椅子，那傢伙就是會栽在這張椅子上。」

隨後車子急急的駛上人車川流不息的中華路上。

來到忠孝東路五段的一棟三角窗的大樓前，余哥突然說:「你待在車上就好。」

王建華抗議的表示:「我想要看看他的嘴臉。」

余哥笑著說:「我會把手機的錄音功能打開，保證你不會漏掉任何一句話。」

王建華還是不依。

余哥只好說:「待會兒萬一場面很難看，這傢伙的人脈很廣、難保他不會挾怨報復，你是個難得的刑事偵查人員，將來還有很多案子等著你。」

「那余哥你呢?」

他打開車門後，還將頭探進車窗內:「我剩下不到一個月就退休了，他能拿我怎麼辦?咬我嗎?」

余哥走在騎樓上時、身後傳來一陣急速接近的腳步聲、余哥連頭都沒回就說:「你要為了一個痞子丟掉你的刑警生涯嗎?」

王建華堅定的說:「如果當一個警察都要選擇逃避面對權貴、那當這個刑警又有甚麼好堅持的呢?」

余哥笑著搖搖頭，便任由他去了。

到了辦公室的大門前、余哥慎重的說:「待會兒由我來問話就好了。然後他靜靜地等著王建華的答覆。」

王建華勉為其難的點點頭。

門打開後，余哥亮出警徽:「我是警察，請問你們梁董在嗎?」

秘書面露難色的說:「董事長今天的會議都排滿了，我去請示一下、請您稍坐。」

余哥一屁股就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上:「我們哪裡都不去。」

秘書趕緊快步走向會議室，過了幾分鐘，梁董親自從會議室走了出來，一見到是余哥，臉色露出略為謹慎而不快的意味，然後揮揮手讓他們跟上他走進董事長辦公室。

秘書隨後送進幾杯咖啡、將房門輕輕帶上。

梁董指著王建華:「這位警官沒見過、是準備接手你的位置嗎?」

余哥點著頭、面向梁董說:「就是這位李警官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所以我才會再次登門請教梁董、接著滑開手機指著照片:「這張照片梁董應該不陌生?」

王建華打量著梁董的神情、像是一種微乎其微的痛苦刷過他的臉龐，隨即若無其色的說:「你讓我看過這張照片多少次了?我只能遺憾的說:「公司裡的同事發生這種慘絕人寰的悲劇，我除了一再表

示震驚與悲傷，我還是指望警方能在最後的這一段時間裡，將歹徒繩之於法、讓這件悲劇真正得以落幕。」

余哥還是不肯放新手機:「請董事長再觀察清楚一點，難道您沒覺得這張照片有甚麼不同?」

梁董事長實在不知所云、但卻無法再瞧上照片一眼:「我都看了這張照片幾十年了，不妨請余警官直接告訴我，它又有甚麼不同了?」

余哥指著王建華說:「要不是這位王警官的發現，連我這個幹了幾十年的老警察，都沒注意到，所以還是請他說明一下吧!」

王建華指著照片上的椅子:「這是死者當時所坐的椅子，我請專家鑑定過、這是一把價值不斐的坐椅，在三十年前的要價至少三萬元一把?請問董事長當年為何要對死者另眼相待?」

梁董似乎有一點意外、又似乎不覺得這一點值得大驚小怪:「當年我想換把新的坐椅，想說丟了也可惜，於是就把它送給員工，難道這又犯法啦?」

余哥把照片換成辦公室的全景:「本來也沒有甚麼奇怪的，只是辦公室裡的員工有好幾十位，為什麼董事長唯獨青睞一位進公司不到一年的年輕女員工?難道不怕其他員工吃味?還是有甚麼特別原因?」

梁董雙手一攤:「這是我的椅子，我想給誰、難道警方也有意見?這未免也太小題大作了吧?」

余哥再把照片切換回死者癱坐在位置上的照片:「如果這不是死者所坐的椅子，我們警方根本就懶得過問你要怎麼處置你公司的財產。就因為你對這位死者的特別待遇，才會引起我們的關注，難道董事長對於你為什麼要送給死者的原因，也羞於開口?」

梁董事長突的站了起來:「除非你還有甚麼問題?否則我就要送客了!」

余哥也跟著站了起來:「最後一個問題、請教董事長知道為何死者那一晚為何過了上班時間了，還要滯留在辦公室?是誰讓她留在辦公室的?還是她本來是準備要跟誰見面的?」

梁董沒有再回答問題，便按鈴讓祕書請警方離開。

等余哥他們快走到門邊時、梁董突然開口說:「三十年了，我一直在等著警方告訴我、究竟殺人兇手是誰?眼看著三十年就快要到了，難道這就是你們所能做到的結果?一張椅子?」

在走向停車的位置時，王建華回想著梁董在姐最後一句話時，一臉哀傷的遺憾模樣，他有感而發的說:「看起來梁董似乎很悲傷的樣子，實在很奇怪?」

余哥的臉在冷漠的冬風底、也不解的僵著口氣說:「這傢伙若不是真的會演戲、就是有甚麼不可告人之處。」

然後兩張凍著的臉竟然同時地說:「他?難道死者當年留在辦公室等的人就是他?」

12

每一年余哥都會來找她談一次話，當她聽見門鈴聲響，打開大門的那一瞬間，看見是余哥、她並沒有太意外的神情，倒是對於王建華的出現有點驚訝的表情。

余哥介紹了王建華的身分，另外余哥也說了她就是死者的好朋友，也是第二天早上發現屍體的人。

王建華問了一個當年問過的問題:「當你看見死者時的心情是如何?」

她還忘不了當時受到的驚嚇:「一開始我只是很意外，巧玲怎麼這麼早就來上班?等到我發現巧玲一動也不動時，我才感到緊張跟害怕，我開始驚叫，跑到第一個桌位的電話旁，拿起電話、打起110。」

「在警方到達命案現場前、你在想些甚麼?」

「我的腦筋一片空白，我不敢接近屍體，她的臉很蒼白、像白色的瓷器一樣白，我做了好幾個月的噩夢，一直到了我受不了，離開那家公司以後，慢慢才平靜下來。」

「你有沒有想過有可能是誰殺了她?」

「我?我又不是警察，我怎麼可能猜得出來?」

「你覺得巧玲是一個甚麼樣的女孩子?」

他停頓了好一陣子時間，然後望了一眼余哥:「今年是不是最後一次了?」

余哥點點頭。

她嘆了口氣:「這麼多年了，要說我從來沒有猜測過可能的兇手，也說不過去，可是我真的沒想到一個像巧玲這麼單純的女孩子，怎麼會有人想要加害於她?難道是外面的人無意間闖進來偷東西，剛好碰見巧玲在現場，一時驚慌之下才會下手殺人?」

余哥搖頭說:「要是真有這麼一個兇手，我們怎麼可能會找不到人?沒錯，現場是有另一個人在場，我們正在加緊找到這個人，而且相信很快就會有結果，不過我們今天來是要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她頗感驚奇地說:「還有甚麼問題?」

王建華接著話說「我們想問的是、當年你們的老闆為什麼會把他坐的椅子讓給死者?」

她張大了嘴巴:「你們到現在才問這個問題?你們不是都已經查證過我們的老闆有不在場的證明?」

「我們想知道的是、死者當年跟你們的老闆是甚麼樣的關係?」

她突然掩住覺得不可思議的嘴巴:「不會是他幹的!」

王建華很好奇地說:「你怎麼能這麼肯定?」

她苦笑地說:「巧玲以為我不知道，其實辦公室有些閒言閒語，但是誰都不敢明說。」

「但是你知道是真的?」

她微微的點一點頭:「當年我是做倉管的工作，而我們的倉庫在下一樓，有的時候盤點時，我會到樓下的倉庫去。」

「你無意間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其實我沒有那麼驚訝，巧玲年紀輕、男朋友又經常不在身邊，你見過我們的董事長了吧?當年他也才四十歲左右，長得又是一表人才，巧玲哪把持得住?」

「你的意思是他們兩個人你情我願?」

她意味深長的說:「雖然檯面上大家都不說，也沒人敢肯定，但是我親耳聽見董事長對她保證，將來一定會好好的對待她。」

「言下之意、你們董事長跟死者之間的關係已經非比尋常了?」

她看了眼余哥:「但我相信人不是他殺的!」

余哥點點頭:「我也相信。」

王建華終於忍不住地問:「董事長的老婆知道嗎?」

余哥兩她一起搖搖頭:「人們常說這種事，配偶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

王建華卻不那麼肯定:「你們董事長一定是很自命風流瀟灑的人吧?」

她不同意:「我們董事長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自我要求也高，從來公私分明，事業才能如日中天，歷久不衰。」

王建華踢到鐵板，好像整件事情又得從頭來過。

余哥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像是說:這下子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案子將近三十年了，仍舊一無所獲了吧?

剛颳起第一道東北季風、灰濛濛的雲層便像是捲起鋪蓋式的、將孤零零的冬陽給趕到西南方的天際邊，那股淒風慘雨的冷勁，讓余哥的肩膀疼痛的苦色、全上裝到早已疲憊不堪的老臉底。余哥

他等著帶王建華去見名單上的最後一個人，也就是死者的男友趙自齊，說是去徵詢、拜訪、偵詢也罷，余哥對於這些官樣文章的說法已經不那麼在乎了。

他心中浮起的是:要跟這些當年與死者有關的人士、一一告別、來一次最後的追問吧!

人生總是有些遺憾、而對於未能順利偵破的命案、就一個承辦的警官而言、不僅僅是一個遺憾、更像是警探生崖的一個汙點，一個完美圓形的一道缺口，將來在墓誌銘上或可以落筆寫成:一個未能完成的人生。

反正半個月的時間已經弄丟了、剩下半個月的退休期限。王建華看得出余哥一副心焦如焚的模樣。對於一個年僅三十歲的年輕警探而言、就此論斷人生的意義實在太過沉重、只是要追著下半個月的時間賽跑呢?還是放手讓所剩無幾的時間自動歸零?

車窗外、城市的霓虹燈被無盡的夜色包圍，想要穿透夜的黑去探究人心、往往是徒勞無功。

余哥對於人生有太多痛苦與為難的感受，卻無法明白地說出人性、這隻藏在性格缺憾裡的夜獸，究竟可以多輕易地就奪走別人的生命存在?余哥打探了一輩子的時間，仍有許多未知的深淵就躲藏在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裡，隨時準備伸出它的利爪、將人性刺穿成千瘡百孔的破舊不堪!

黑夜終究會降臨在我們所有人的身上。一旁的王建華也感受到了余哥無邊的情緒，畢竟誰也無法就此繞過黑夜直探真相。這隻夜獸不會輕易就伏，王建華突然感到陣陣寒意、好像夜獸伸出長長的蛇信、就在身旁張牙舞爪的準備吞噬所有的真相。

冷不防地、余哥淡淡地說:「建華、如果我退休了、剩下兩個月的追朔期間，答應我、你會盡你所能地辦到最後一刻!」

王建華被余哥氣餒的口吻嚇到了:「這當然、我會竭盡所能。」

余哥倒是沒有那麼肯定:「上面的人當我是快退休的人，就隨便讓我玩這個案子、一但我退休了，人在政在、人亡政偃、他們會把別的案子丟在你的身上，讓你忙個不停，這個案子終將成為懸案，再也不見天日。」

「余哥、這個案子真的對你那麼重要嗎?」

他對著夜色吐露心事:「總要有人替亡者找回冤屈吧?雖然一個人的正義不等於全體的正義，但如果只是一個個體的正義我們尚且無能為力，又如何奢談這人世間的公平、正義呢?你看、太陽照耀這

個地球時、可是不分彼此啊!」

王建華還不到慨歎人生的年歲，只覺得余哥念茲在茲的是有關人生、那麼厚重的意涵啊!

人總是在年輕時覺得時間花不完、老時才知人生不夠花!

而命案的死者都是在不自願的情況下、被奪走了生命的輜重、那原本還可再綻放數十年的花香、都在片刻間被摘除了芬芳的生命之花。

在舉起手按下門鈴前、余哥說著老套:「待會兒、我問、你在一旁觀察。」

王建華想起老刑警常說的話:「夫妻的命案、兇手永遠是另一半。」

開門的是一位年約40歲的婦女、余哥愣了一下，她的長相酷似死者的模樣。

還來不及說些甚麼，這位婦人哈首表示:「我先生已經在客廳等候了。」

在輕柔色彩的氛圍下、男主人一頭華髮、臉容帶點悲傷。

余哥開口:「趙先生、幾年不見、一切可好?」

趙自齊一擺手::「兩位請坐!想喝些甚麼?」

「不了、想必趙先生也知道我們來訪的目的?」

趙自齊以一種難以察覺的方式嘆了口氣:「同樣的問題、如何能得到不同的答案?我早已沒有了期待。」

余哥按下起伏的情緒:「我一向都知道趙先生是無辜的、也對你的遭遇寄予無限的同情，不過今天我們帶來不同的問題，我旁邊的這位年輕的警探、有了一個新的發現，還請趙先生給予我們必要的協助。」

趙自齊刮目相看的望著王建華:「都快三十年了、就在這最後一刻，你們才發覺事有蹊峭?」

余哥按住王建華想要發動異見的手:「剛才我跟王警官提到一項重要的經驗法則、凡是伴侶的命案、兇手往往都是枕邊人!」

趙自齊睜大了眼睛:「是說我嗎?」隨即自言自語的說:「可惜我知道我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兇手。」余哥不忘提醒地說。

「那是誰?小萍難道還有其他男人?」趙自齊驚恐的說著。

余哥於是把王建華發現椅子一事、還有小萍生前同事的說法一併說了出來。

趙自齊的神情像是被定格了一樣、兩眼發直，好像一下子跌回到三十年前的光陰、他顫顫地說:「難道真的是她的老闆?他都已經是有一段婚姻了、不是嗎?」

「你一直都沒有察覺到小萍可能有了其他的對象?」王建華還是忍不住地開了口。

趙自齊自顧自地說著:「我那時一心想著在事業上取得成就、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跑!我怎麼會知道她已經變心了?或許我一直不知道她要的是甚麼?」

「如果當年你知道他變心了、你會怎麼做?」王建華拋出這句話、就像一把刀子直接插進他的心口上。

「我?我、、、趙」自齊一下子臉脹紅到說不出話來，然後突然洩氣的說:「那就由她去吧!」

「真的?」王建華對這個答案一點也不滿意。

趙自齊的神情縹緲了起來:「我給不了她所要的愛，就讓她去追求吧!當年我不也是任性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成就、這才疏忽了她的情感?導致這一切的發生?」

余哥望著慢慢走近趙自齊的女人:「趙先生是這幾年才傑的婚吧?」

趙自齊拉著太太的手:「都結婚快五年了。」

王建華看著他們夫妻倆、自滿自足的模樣，然後余哥起身告辭，他跟著走出門外。

兩個人靜靜地走上了車，夜色更幽黑了。

人生有時明白得晚了些，但只要結局一樣美好便都值得了、有關趙自齊無罪的認定，就像是每晚都會降臨的夜色一樣、無庸置疑。

14

最後一個禮拜了!

一早余哥的眼睛已經顯得紅腫不堪、一整夜不斷地翻閱過去的卷宗、好像是弭補過去耗掉的三十年的時間。無奈結果還是一場空。

王建華剛接到勤務中心的情資，賊頭孫哥口中的小李子有了下落，目前正在台中市警局的偵三隊接受漏夜偵訊中，至於他是如何落網的?諸如此類的詳情，王建華不急著了解，余哥已經在收拾手邊看了又看的資料，當初鑑識中心相關的現場跡證，將一起被帶往台中、一一加以詳細比對與調查、佐證。

余哥心理壓抑不住的激動，這或許將是近三十年來最大的突破。如果當年真是小李子曾經在現場露過臉的話。

王建華踏在加油版上的右腳、始終沒有放鬆過，最近這段時間以來所有的心力都放在這件無以突破的懸案上，不光是余哥已經心力交瘁，自己也是擔心、隨著追朔期間的進逼、他想贏、不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是與這個案子相關的人士，早已經奄奄一息，無力在時間的長河裡繼續泅泳了。

在偵訊室哩，低著頭的瘦小男子、約略有五、六十歲的年紀，半白的平頭髮型、臉頰埋著兩條深沉的法令紋，一雙大眼在眼窩裡、浮浮沉沉的像一隻迷航的小船、困惑於人生大海的浩瀚與無盡的荒涼。

余哥見過很多的青少年犯罪者、無畏的眼神裡其實充滿了無奈與徬徨，大多是家庭無法給予足夠的安全及依賴，與對於社會加諸給他們的規範、往往是無情的指摘或冷漠。

這是第一次余哥在一個中老年的犯罪者上、看到這個無情的社會環境條件下，無法適應規範的人生浪子。

小李子!聽見這個稱呼的嫌犯抬起頭來的模樣似乎很困惑?

孫哥、你還記得嗎?

孫叔?小李子露出似曾相識的眼神、孫叔在哪裡?他不是去了大陸嗎?

他回來了!如果不是孫哥說出來的話、還有誰知道小李子這號人物呢?余哥的語氣中有股終於等到你了的釋然。

14

天空壓的低低的、烏紫色的雲層是蓄勢待發的噴雨前奏，王建華跨出車外、眺望著市警局尚呈灰暗色的外牆，有一簇焦黃色的燈光仍頑強的亮著、不是守候著徹夜未歸的家人、是裡頭的人、仍殫精竭慮的劬勞一整夜的跡象。

王建華知道余哥又一整夜翻看資料、冥思、已經持續快一個星期了，心知肚明的是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了、30年來的最後一天?不是!是余哥退休的最後期限。

一踏進辦公室、凝重的氣氛、使人幾乎透不過氣來，余哥似乎撐不住一夜的疲憊神情、臉色白得像一張紙、讓人感到些微的不安。

感覺余哥即將像一張日曆、在撕完今天以後、就不復存在這裡、這個耗盡他所有青春及熱情的場所，王建華突然有點感傷、雖然人生總有道別的時刻、卻依舊很難讓人坦然以對。

余哥勉強的張開紅腫的雙眼、血絲密布在眼瞳旁、而眼下的囊袋卻有如棒球那麼大:「看甚麼?我還沒掛!」

王建華知道他自己會永遠想念這個充滿血性的漢子、雖然有時候說起話來有點口無遮攔。

兩個人尷尬的面對面坐著、心裡雖都明白就是今天了、這最後一天、無論是否心甘情願?時間何曾為任何人停過?

「余哥、今天您就休息吧?」

余哥昨夜都為了左肩膀的痠痛苦撐、這會兒左胸處已經有了悶脹的不適、呼吸都有了如同幫浦瀕臨過熱的喘氣聲。心底吶喊著:「就休息吧!就這麼一天做得了甚麼事?」

開口卻說:「休息?明天過後、我想怎麼休息都可以、但是今天、誰也別想叫我停下來、、、」

王建華桌上的電話突的響了起來、余哥看了一眼、連電話都知道我要離開?

余哥似乎意識到了些甚麼?對著王建華說:「以後就是你的工作了、還客氣甚麼?就接吧!」

王建華像是喧賓奪主般、很快地拿起電話:「我是王建華、是!沒錯!甚麼?你們逮獲一名疑似通報上的男子:李方達?」

余哥迫不及待地說:「找到小李子了?」

王建華寫下捕獲的地點、抓住電話的手已經泛白、趕緊回說:「我立即過去確認。」

看著余哥面部表情顯露兔苦的模樣、王建華拉住余哥的皮外套:「我去把人帶回來，交由余哥問話。」

余哥搶過他手中的地址:「看甚麼看?還不走?」

王建華小心翼翼地跟在余哥的身後、幫他開了車門、自己趕緊坐上駕駛座。

車子開得不能再快了、從中山高一路疾駛南投的方向。

余哥滑著手機、找出小李子的相關資料。

嫌犯:李方達、民國61年次、158公分、45公斤。個頭這麼小的傢伙、興風作浪的本事倒不小!民國:76年因竊盜罪被關入桃園感化院、77年出獄。

王建華等了一會、將最新的查緝單位傳過來的人身資料交給余哥。

余哥驚訝了一聲:「不到50歲的年紀、小李子已經滿頭華髮、身形佝僂、老態龍鍾的像個七、八十

歲的老人家。唯有那雙大眼、廓型依舊卻眼神呆滯、好像生命的氣息所剩無多。」

余哥不禁嘆了口氣:「看來遭受這樁命案牽累的人、都是無情的歲月想要追討的對象。」

王建華喵了余哥一眼:歲月像一把大槌子、不分日夜的敲打著時間的巨輪、一般人的肉身不是被鉅輪輾壓成傷、就是被命運的槌子一擊中的、無一倖免!

從福爾摩沙高速公路下交流道、快送的接上南投彰南路一帶、兩旁的綠樹成蔭、點綴其間的金黃色的或是陽光、但更多的焦黃枯葉飄舞於半空中、時序的變換節奏在這個屬於綠色的國度裡、只是嬌媚的交換個舞姿、王建華明瞭了為何余哥會選擇在退休後到南投來、這裡是太陽也會眷戀的草原啊!

余哥卻瞪著嚴厲的冬陽、時有時無的雨絲、在映射光線時、像一把把刀鋒般閃爍著、他的胸口押著一塊石頭、隨著呼吸起伏在心臟的瓣膜上、余哥似乎聽到一陣陣若有似無的招喚、他選擇避而不談、、、

王建華停好車、先跑向值勤櫃檯詢問李方達的偵訊狀況，余哥慢了半拍、卻也照著指示來到偵訊室門前。

南投刑警大隊的人員先大概介紹了相關逮捕的細節:「李方達於深夜四點多進入一家位於彰南路二段的超商、拿了一個紅豆麵包後、堅不付帳、原本超商店員想以大事化小事為原則，想要自行吸收這25元的損失，豈知該名男子堅持店員報警、並在店前門口坐下等待員警帶回處理。」

「到了警局、員警見他狼狽模樣以為需要協助，他卻朝著警方伸出手掌要求查驗指紋，隨後查出勤務中心有列為重大治安分子，這時他卻三緘其口，警方只好找出當初申報的單位，電話才會轉到王建華的手上。」

余哥表示了解後、隨即進入偵訊室、他一看到嫌犯便立即開口:「小李子?」等著對方的反應。

被稱為小李子的嫌犯終於抬起頭來:「你怎麼知道我叫小李子?」

「孫老爺子、你沒忘記吧?」余哥習慣直眼瞪視嫌犯的態度一直沒變、堅持到今天這最後一刻。

小李子艱難的吞了口水、小聲地問:「師父、他來了嗎?」一瞬間、這個早衰的中年男子似乎回到了令人雀躍的年少時光。

他當年在師父的庇佑下、想必有了一段安心、安全的生活。余哥知道有絕大多數的罪犯、在年少時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辛酸的血淚成長過程，甚至從此就埋藏了不幸的種子。

「小李子!」余哥叫著他的年少時的稱號:「看著我的眼睛、把你心中最沉重的過去都說出來吧!告訴我、30年前你是否曾經到過一個命案的現場?」

出人意料之外的、小李子沒有出口否認、他選擇沉寂了30年，才在這倒數的最後一刻犯案，不就是為了吐出那鯁在喉頭裡的棉球、那已經吸滿了被害人冤血的棉球、本來只是漂浮在命案現場的一小塊纖維、被他無意中吸入、便在喉嚨裡蓄勢待發了三十年，就等著這一天、他要傾洩而出、

無論傾吐完後、那塊纏繞著冤情的棉球是否會引發他的休克、甚至生命、他也要盡情地說出，畢竟背負了三十年的冤屈、除了香消玉殞的被害者之外、還有他這個漂浮過命案現場的人，當年他看見死者無言、瞪視著的雙眼、小李子可是嚇得魂銷魄散、自此噩夢纏身、終生未解。

余哥見著他張口、卻沉寂了大半天模樣、心中無限期望、卻感覺到胸口像是有人在敲鑼打鼓一般、余哥悄然的閉上眼、那一聲聲咚咚鏘鏘的鼓音朝繞在心頭上、二月的冷空氣環伺下、余哥隱隱地冒著冷汗、、、

小李子的眼眶迅速的積滿了淚水、羞愧、不甘、他忍住、他想好好的敘述、還原事發的經過，、、、傾訴還是落下了、先是一滴、一串、到整個模糊了視線，他好想痛快的哭一場、說出積壓了近30年而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淚水飛濺而出的瞬間、他卻能極快的止住啜泣、娓娓道來:「30年前的一個雨夜、為了躲雨我閃進一棟大樓的前庭、無意間見到一名長髮女子從大樓內匆匆離去!」

余哥忍不住插話:「你確定是一名女子?」余哥瞥了王建華一眼、好像是說:「兇手是個女的!你聽見沒?」

小李子自顧的說:「我好奇地往大樓裡查看、似乎四下無人、於是我試探著走進去幾步、趁著空無一人的時刻溜向電梯後的安全梯、先是上到了二樓、電梯前的燈光仍亮著、繼續爬到三樓漆黑的一片，長條的壓克力板上似乎標示著一家公司的名稱、我猜想公司更好、下班時一定空空如也、反正只是想練練看師父教的技巧靈不靈光?試著說服自己、萬一有人忘了包包什麼的?搞不好事後他會以為掉在車站或路上、或餐廳裡、總之；拿起剛打磨好的萬能鑰匙、加上一個小型手電筒、開始試著弄開門、、、」

「你這小子存心想偷東西、要不然怎麼會隨身攜帶鑰匙、手電筒呢?」王建華發現余哥似乎心不在焉、或是、、、

小李子悽慘的苦笑著:「當年的我才16歲又剛學會開鎖、怎麼不會想試試看自己的本事怎麼樣?」

余哥揮揮手要他繼續說。

「我發覺自己的手很穩定、雖然心裡緊張得要命，才兩下子就打開了、我當時以為自己的本事高強、後來才想起來是離開的人太匆忙了、才會隨便把們拉上而已、、、」他停了一下、確定沒人插嘴、他繼續說:「打開門的瞬間我一溜煙的進去、隨手將門關上、覺得腳好像泡在水裡、而且空氣中飄散著向醫院裡的味道、就是淡淡的消毒水的氣味、我不以為意、開始拉開一個個抽屜、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我猛一抬頭看見較裡面的位置有張高高的椅子、我想那是比較好的目標、當我走過去的時候、覺得水怎麼越來越多?」

王建華的突然覺得這小子的記憶力還蠻驚人的、經過這麼多年還能記得這麼清楚。

小李子在夢裡回到這個命案現場有多少次?有的時候很快就會見到那在黑夜裡令人毛骨悚然的漆黑而默然的眼瞳、有的時候夢見自己一直向一具僵硬的死屍道歉、跟她解釋不是他下手殺害她的、

然後她就重新復活跳著追、而小李子就拼命跑、直到夢醒為止、、、

余哥問了一個終極的問題:「你有看見她是被甚麼東西殺死的嗎?」

小李子簡直要哭出來了:「我到了那個高椅子的位置、拿出手電筒一照、竟然有一個女生坐在那裏、我轉身就想跑、但是我覺得怪怪的、她為什麼都不出聲?我直覺出事了、但不知道出了甚麼狀況?我心裡想:小姐別鬧了、反正我兩手空空、也不怕她誣賴我甚麼?」

余哥的臉突然監噪紅了起來，口氣也提高了:「她到底是怎麼死的?她是被甚麼殺死的?」

小李子激動地哭著說:「我不知道啊!我只看到她那麼蒼白的臉、還有張著大大的眼睛、要不是她的頭的姿勢那麼怪異，可以斜躺在肩膀上、我還以為她睡著了、、、」

「你真的沒看到兇器是甚麼?」余哥好像是拼命地喊出來的問題。

「我跑了啊!我不敢跟人家講、我怕再進監獄、那裏是吃人的地方，我只是進去想偷點東西而已、我怕、、、沒人相信我、、、所以我只好跑了、、、」

王建華冷靜的回想:「你說你在大樓前有看到一個女人、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有甚麼特徵?你想她有沒有看見你?」

小李子閉上眼努力的回到那個場景:「當時下著雨、她又走的很匆忙、不過、、、」

「不過甚麼?」王建華知道等一下是最關鍵的回答。

「我怎麼可能被看見?師父教我第一招自保就是敵明我暗、、、」

「我是問你那個女人的特徵?」

「當時下著毛毛雨、而且她的頭髮那麼黑、、、頭髮?、、、對了!她的頭上好像插著一根叫做甚麼?、、、」

「是不是髮髻?就是一根長長的東西用來固定頭髮的、、、」

「對!是銀色的、蠻長的一根、一閃一閃的在昏黃的光線下、我有看見好像筷子、而且、、、」

「而且怎麼樣?」余哥跡近嘶吼著。

「一頭是圓圓的、另外一頭尖尖的、蠻嚇人的、、、」

余哥痛苦的看著王建華、不只是心理的震撼、他的心臟似乎承受不住這一切:「凶器竟然是一根髮髻?」

「還有呢?那個女的還有甚麼奇怪的地方?」王建華已經知道答案了，但是他需要聽到是由證人口中親口說出來。

「她走路的時候似乎怪怪的、、、走得很匆忙、大概是怕摔倒、她好像小心翼翼地捧著肚子、、、」

「對了!就是她!」王建華興奮地望著余哥、而他人已經癱倒在椅子上、陷入昏迷了、、、

最後的使命------15-----結局

王建華一雙大眼在眼窩裡、浮浮沉沉的像一隻迷航的小船、困惑於人生大海的浩瀚與無盡的荒涼。時而望著躺在加護病床上的余哥、那幾乎無法感應到生命跡象的軀幹、在氧氣罩裡的臉容似乎還存著一股依戀。

最近這段時間以來所有的心力都放在這件無以突破的懸案上，不光是余哥已經心力交瘁、在鬼門關前掙扎著這一回。

自己也是擔心、隨著追朔期間的進逼、他想贏、不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是與這個案子相關的人士，早已經奄奄一息，無力在時間的長河裡繼續泅泳了。

回想余哥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是驚懼於真相竟然就在眼前?還是終於得到答案而凝聚多時的壓抑、一時之間傾洩而出?

在救護車上余哥曾經一刻清醒過、嘴裡喃喃的說著:「證據、、、車子、、、」王建華在加護病房等候了三天、內心一直盤算著:小李子看見的是背影、即便知道凶器就是髮髻、兇手懷有身孕、動機是外遇引起的妒意、這一切都指向是公司的董娘下的毒手，但屍體早已焚毀、雖然驗屍報告說明兇器是錐狀物刺入心臟導致心肌壞死、但如此精明的行凶手段，凶器早已被棄置不知去向?目擊證人的口供只能當作是間接證據，在法庭上如何站得住腳?難道只能任由兇手逍遙法外、束手無策?

突然監視儀器傳出一陣訊號、護理師衝進來、要求王建華離開，隨後醫師趕到、在離開病房的那最後一眼、余哥眼角似乎留下一滴淚珠，王建華焦灼而憤怒地坐在門外、雙手緊緊的握住如石頭般的拳頭、每次電擊的聲響都像雷擊般打在他的沉重心頭上、死亡像座山峰般無可撼動、余哥的淚隨著每次心跳聲、都沸騰著他的心，像滾燙的熱水燒疼了他的每寸肌膚、他起身攀附在門上看著醫護人員忙亂的在與死神搏鬥、蒼白的余哥像是失去靈魂的附身、再也喚不醒了、、、

余哥是個徹底孤獨的人、由於終身未婚、父母早逝、告別式上除了幾個同事外，並無其他人出席，司儀在行禮如儀之下、正要宣布禮成時、外頭突然陸續來了一陣停車聲、陸陸續續走進幾位身著警察禮服的高階警官、原來是幾個外縣市的警察局長、趕來做最後的致敬，一時之間氣氛顯得莊重而肅穆，在行禮如儀之後，這幾位高階警官陸續與在場的幾位余哥同僚打招呼、在知道王建華是余哥最後一個搭檔之後，不由得多看了他幾眼。

最後在封上棺釘之後，幾位警官拔下禮服上的官階、一一放在棺木之上，表示內心最高的敬意。

王建華對時明白了追求正義的意義，雖然余哥從未在乎官位的高低，但在許多的警界人士心中、余哥代表的正是警察之魂!

由於余哥走得突然，身後事都由幾個同僚商量後，王建華在徵得同意後，由他捧著骨灰罈一路開車到了南投，在余哥生前所買的那塊土地上、王建華尋覓了一棵大樹、他將骨灰罈打開、一邊倒著骨灰一邊心中念著:「死亡雖將你攔下、但你也因而得到自由、你將在藍天的行腳下、留下永恆的註記、余哥!安息吧!」

王建華轉身離開時、他似乎感覺得到余哥正在注視著他、那未竟的志業將由他繼續傳承下去、死亡並未真正結束一個人的存在、如果這個人有他所鍾愛的家人、或者他留存的價值超過客觀存在的話、、、、

王建華沒有多做停留、一路驅車回到台北、他從高架道路的建國北路出口、轉進到長春路停在一棟大樓前，保全連忙打開大門阻止他將車停在大樓前，王建華拿出警徽、一臉肅然的沉著感，讓保全不敢掠其鋒，連忙讓開。

王建華上了電梯、到了頂樓，他往右轉走到門邊按了門鈴、他在車上已經打了手機給梁董，這會兒開門的是一位外籍的女傭，他亮出警徽、女傭讓開大門、梁董已經在客廳的落地窗前站立著，但望著窗外早春綠枝吐牙的景象。

「梁董!請問您太太在家嗎?」王建華一開口，便看見一名年約五十歲的婦女、及肩的短髮、米色的褲裝、一臉淡妝、但寬額、細鼻樑、薄唇，一雙聰黠的黑眼睛似乎輕易的能看穿心事。

「梁董!這位是?」王建華明知故問。

已轉過身來的梁董向著那位婦人說:「我太太!」

「哦!是董娘!你好!我是市刑大偵一隊警官王建華。」

梁董很困惑的說:「剛剛你在電話裡說有重要的發現，希望我跟我太太能在家一起接受約談，怎麼沒見到余警官?」

「余警官過世了!」王建華很沉穩的說、沒有留露出感傷，意謂著這是一場公事的場合。

「啊?太令人意外了!」梁董流露出一種感傷的神情。

梁太太卻開口說:「既然余警官過世了、那還要談些甚麼?」

「你!」王建華毫不閃躲的提出問題。

「我?」梁太太嘴角一揚、口氣卻是波濤不興的說:「我有甚麼好談的?」

「請問梁太太婚前從事甚麼樣的職業?」

「我的老公是醫生、我是護士、就是這樣才認識的。」梁太太將眼光拋向先生那邊，好像希望他能說說話。

梁董點點頭:「我以前是胸腔科的外科醫生，我太太是開刀房的護士，我的第一刀還是她遞給我的手術刀。」

「請問梁太太懷過幾胎?第一胎是甚麼時候?」

梁太太回憶的說:「不記得了，你不知道女人的年齡是秘密?懷孕的時刻更是不能輕易的透漏。」

王建華掏出一張嫌犯的大頭照:「梁太太見過這個人嗎?」

梁太太輕易的瞄過一眼:「從沒見過!老公、你見過嗎?」

梁董還未來得及看，王建華指著照片說:「這是三十年前的命案目擊證人、他承認三十年前、不、確切的日期是1999年的二月18號，他看見梁太太在當晚8點三十分出現在命案現場的大樓。」

梁董不可置信的說:「不可能、當晚我太太因為胎動在家休息，所以我還一個人去參加廠商的春酒。」

「是啊!當晚我身體不舒服，整晚躺在床上動彈不得。」

王建華又掏出一張老照片:「這是三十年前的檔案照片，是在七點三十分左右，在你家附近的監視器拍到、車號F3-6888的賓士車，而當晚梁董由於參加春酒所以是搭計程車，那請問府上的這台賓士車是誰開出去的?」

梁太太一臉不在乎的說:「都三十年了?誰記得是誰開的車啊?老公、你是不是借給誰了啊?」

梁董似乎頗為在意的說:「請問那位證人還說了些甚麼?」

王建華輕輕地咳了一聲:「證人當時在大樓外看見一位長頭髮的婦人、懷著身孕、大約在八點三十分時、走出命案的大樓。」

「那個人是幹甚麼的?為什麼將近三十年了、這個時候才跑出來胡說八道?」梁太太的眼睛睜大了不少。

「他、、、」王建華停頓了一下:「當時他正想到大樓行竊、所以躲在前庭、所以會看見梁太太步出大樓的行蹤。」

「小偷?小偷說的話能信嗎?現在的警察真是不像話，連小偷所說的這種鬼話也能採信。」

梁董的臉上閃現出一種十分模糊的哀傷、讓他掙扎的說:「這張照片在三十年前為何沒有向我提出?」

「當時承辦的員警曾經向計程車行考證過，證實梁董確實在當晚租用他們的計程車，所以連帶的認為梁董事無辜的，因而照片一事就被負責監看的人員過濾掉了。」

「而你卻去把它找了出來?」梁董的臉色愈來愈哀戚了。

「還是余哥臨終前說出來的關鍵、加上證人的相關證詞出現後，我才重新去看當時的檔案照片，這才鎖定了梁太太的行蹤。」

梁董還是不敢相信:「還有其他的證明嗎?」

「證人還說了一項重要物證、當年我們一直找不到犯案的凶器，而證人告訴警方是一根髮髻，兇手用一根銀製的長錐形髮髻不偏不倚的插在徐巧玲的心臟上。」

梁董聽到徐巧玲三個字臉色一變:「沒錯!那根髮髻是我送給我太太的禮物，當我太太告訴我她懷孕時，我特地訂製買來送她的，是白金作成的、不是銀製的。」

「那就說得通了!因為證人在梁太太烏黑的頭髮上看到那凜凜的銀白色閃光、如果是銀製的應該無法呈現那麼閃爍的效果。」

「你們在胡謅些甚麼啊?老公你該不會相信一個小偷胡說八道吧!」

「為什麼?為什麼你要殺了巧玲?」梁董的眼角隱隱的含著遺憾的淚光。

王建華正式對著梁太太念起米蘭達宣言:「你有權保持緘默、、、、」

梁太太被銬起雙手時忍不住地嚷著:「為什麼?你問我為什麼?你以為你跟她幹的好事神不知鬼不覺的嗎?你知道那個狐狸精竟然打電話告訴我、她有多愛你、你要跟我離婚、說甚麼她才是你的真愛、王八蛋!我懷著五個月的身孕，而那個賤女人竟然說等我生下小孩後，你就要跟我離婚，你說:你是不是真的跟她這麼說過?」

梁董沉默的承受一切的指責，心中痛苦的哭聲哽在喉間、然後才如夢似醒的說:「你放心、我不會跟你離婚。」

這一句話讓梁太太也黯然了起來、讓王建華帶著離開這間或許從此春天不會再降臨的房間。

梁太太被逮捕的這一天正好離殺人有效追溯期間一天、也就是29年又364天!最後的使命如期的行使了正義的寶劍，卻切不斷糾葛不清的人世情感。

。

很多的青少年犯罪者、無畏的眼神裡其實充滿了無奈與徬徨，大多是家庭無法給予足夠的安全及依賴，與對於社會加諸給他們的規範、往往是無情的指摘或冷漠。